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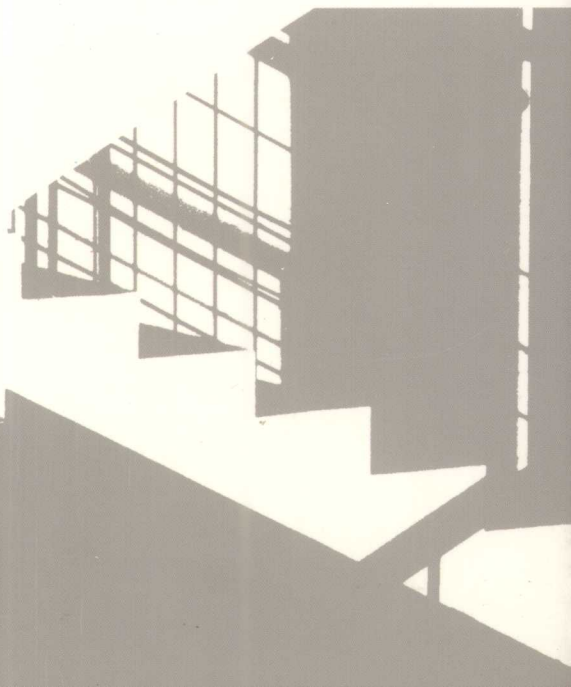
走进女人

坊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走过女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坊城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女人/坊城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306-4493-9

I.走... II.坊...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88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26.00 元

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双方总是在互相观望、各怀心机。男人渴望走进女人，总是试图从鸿沟上冒险跨越。女人却希望有一座永不垮塌的大桥搭建在鸿沟上，男女双方来往自如，但奇怪的是又没有多少人真正能选择从桥上通过。

—

太阳在峡谷中慢慢隐去，一抹暗红久久地留在了悬崖旁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徐久阳在岩石上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他只要纵身一跃，生命就会伴着晚霞消失在峡谷中。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到北京也已经奋斗了八年，到如今已经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他想象不出自己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只有生命消失了，所有的压力和不幸也就解脱了。

一阵轻风吹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丝胆怯袭上心头。他知道再拖延下去便没有了自杀的勇气，所有的痛苦将紧紧缠绕，那生不如死的日子还将继续过下去。他鼓足勇气、闭上眼，用右拳击打了一下自己那即将停止思维的大脑，然后张开双臂，像小鸟一样俯冲的动作都做好了。正当他要跨出关键的一步时，一阵巨大的响声传来，他睁开眼看见一个比他大得多的物体滚下了悬崖。此时的他突然犹豫了，他本想安安静静地消失不想有任何打扰，可临终前就是这么点要求也不能达到。

徐久阳从悬崖旁的小道跑去，一会儿跌倒一会儿爬起，连滚带爬地到了峡谷底端。他要搞清每当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是什

么东西在阻碍他，让他不死不活地徘徊在生死之间。

一辆本田轿车翻在了悬崖下，车内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徐久阳来到车旁，呆呆地听着几个人的惨叫，他忽然觉得死亡是一件多么痛苦可怕的事，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超脱。他急忙去拉车门，可几个车门都变了形根本无法打开。他一脚踢碎了车窗，从里面拖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肥胖女人。他又爬进车内，一只手向他伸了过来，他抓住这只手便往外拖，可怎么也拖不动了。他想再用力，可这只手纤细柔软，他的手指已经深深地嵌入其中。这是个年轻女人，她睁着一双绝望的眼睛正看着他，她已经说不出话。徐久阳忽然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他焦急地再次拉扯着这个女人，却听到了一声布料撕破的声音，他钻进车内发现这女人的裙子被夹住了，他慌忙将女人腰部的拉链拉开，一手抱住女人的腰部将女人从车内抱了出来，女人的裙子却留在了车内。他把这个昏迷的女人和那个胖女人放在了一块，他已经没有气力去救那个司机了。可是生命在这一刻却显得那么珍贵和具有诱惑力，他硬是把那个男司机的半个身子生拉硬拽地拖到了车外。这时，汽车已经燃烧起来，司机的身上已经着了火，他一下抓住了那条留在车内的裙子，将司机身上的火苗打熄后，把司机拖了出来。

汽车燃烧起来，并引起了爆炸，徐久阳终于把这三个伤者拖出了距离现场三十多米的地方。他近乎虚脱了，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看了看这三个伤者，那个最先被救出来的中年女人身旁不远处有一个挎包，他拿过挎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钱夹和手机等物品。他立刻用手机拨打 110 报警，然后再查看钱夹里的现金。钱夹里有几张银行卡和厚厚两沓现金，他好长时间没见到这么多钱了，这让他立刻想到了红烧肉、白切鸡、水煮鱼和热水澡，这是眼下他最需要的东西。这些钱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美好，他已经饱尝了太多的艰辛，轻易放弃生命等于

放弃了所有欲望，而他的心还没有完全死掉，即便死也得吃饱喝足不能像个叫花子般的弃尸荒野。在生前没当成富翁，死了也得挺着肚子像个十足的大款。

警车的笛声越来越近，徐久阳拿着钱夹准备偷偷地离开，他借着汽车燃烧的火光看见那个年轻的女子穿着薄薄的内裤躺在那里，两条腿又白又长。年轻女子微微睁开眼似乎正恐惧地看着慢慢走近的黑影，徐久阳将那条破裙子盖在了她的腹部后，逃离了现场。年轻女子将裙子紧紧捂在身上，目光一直看着那个逃进树林的身影。

几名伤者很快被送进了医院，那名中年的胖女子是金色阳光广告公司董事长袁鑫，年轻女子是她的秘书崔明瑶，还有一名男司机。几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处骨折。徐久阳可不知道这些，他的心里是既忐忑又心安理得。他毕竟救了那几个人，享用钱夹里的那几千元钱并没有什么罪恶感，何况，他现在是多么需要钱呢！

徐久阳在市区的一家餐馆饱吃一顿后又进了附近的洗浴中心，他打算在洗浴中心待上一夜。桑拿房的高温让他浑身发胀，擦背的工人几乎把他蜕掉了几层皮，他感到自己轻松了许多。当他躺进按摩房享受异性按摩时，已经昏昏欲睡了。

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了，就连自杀的计划都泡汤了，徐久阳也不敢在洗浴中心再待下去，他又得去找旅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所有计划，还有什么可计划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二

袁鑫躺在病床上，一只脚被吊着，她的小腿骨折了。另一张病床上躺着秘书崔明瑶，她伤得并不重，只是手臂脱臼了。崔明瑶的手臂上有几道深紫色的手指印，她看着那些手指印，似乎还

在回想着那个可怕的夜晚。

“在想什么呢？”袁鑫侧过头问。

崔明瑶轻声说：“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死了！”

“这事没那么简单！是有人要害我。”袁鑫压低嗓门说。

崔明瑶摇摇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事情很快就会清楚，警察正在调查。”袁鑫疑心重重。

袁鑫见她不以为然，便继续说道：“你别以为那个救我们的人有多么高尚，他拿走了我的钱包，肯定就是当地的一个农民。”

崔明瑶不再搭话，她的眼前总是出现那个高大的身影。

一阵喧哗声传来，公司总经理段效文带着几名员工进来。病房里一下成了鲜花的海洋，问候声充溢整个病房，护士只得下了逐客令。

段效文是一个看似文雅而又很有心机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一套整洁的廉价西服。他对袁鑫有些敬畏，等员工们都出病房后，他弓着身子在袁鑫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后才离开病房。只有出纳严芳被袁鑫留下了。

当严芳告诉袁鑫，那几张丢失的银行卡里的钱丝毫没少时，袁鑫心里稍稍舒坦了一些。可是，当她听说警察调查的结果已经排除是有人蓄意谋杀时，她的心里还是显出了不安。她的不安很快被旁边病床上的崔明瑶察觉，崔明瑶知道袁鑫一直在怀疑段效文。

其实，袁鑫对段效文不仅只是怀疑那么简单，而是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仇视和憎恨。她的经历悲惨而又血泪斑斑，很少有人能了解她内心的创伤。袁鑫出生在北方一个穷困的小山村，在她不满十六岁时就死了亲娘，家里只剩下了父亲和一个哥哥。那还是在七十年代初期，袁鑫当时的名字叫石立，哥哥叫石川。一天，她和哥哥上山去砍柴，她在树边解手时，突然发现哥哥正在偷看。她提着裤子就跑，可是哥哥石川几下就抓住了她。任

凭她如何挣扎,失去理智的哥哥还是生生地强奸了她。她完全被吓坏了,不敢声张也不敢反抗。后来,哥哥哀求她不要说出去,并保证不再碰她。可是还没隔两天,人性泯灭的哥哥再次强奸了她。

石立恨透了哥哥,却不敢随便声张,但她不想这种事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她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和哥哥一样竟然再次让她蒙羞。两个最亲近的人变成了两只凶狠的禽兽,在这个世界上她还能相信谁依靠谁呢?她唯一想到的就是死。最终她没有死,而是去县公安局告发父亲和哥哥,只有这样,她才可以永远不再见到他们。她的父亲和哥哥果然都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石立从此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并改名换姓、脱胎换骨,变成了今天这个拥有千万资产的女强人袁鑫。

袁鑫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县城的一家工厂做临时工的日子,她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她不敢让别人发现,每天捶打着肚子,甚至拼命吃泻药。可是,孩子的生命力似乎格外顽强,根本就没有提前出来的迹象。她再次想到了死,如果肚子里的小生命出生,那将是最不堪的事。可是她没有办法,只有等待,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奇迹般地在还没有出生时就随着屈辱一道消亡。最后的结果是,另一桩丑恶又发生了。她把小孩生在了公共厕所里,那个娇小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啼哭就被她扔进了粪池。罪恶往往有一个循环衍生的过程,罪恶的受害人一不小心也变成了罪恶的制造者。

袁鑫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罪恶感,更没把那个娇小的生命当作生命,而是认为彻底地摆脱了过去、告别了耻辱。几年后,她嫁给了一个杀猪的屠夫。这个屠夫比她大十多岁,城市户口,肉食品厂职工。那个年头,这是很多姑娘最实际的选择。经常有肉吃,嘴角边油滑水光,那是当时最有派的人。

袁鑫的丈夫名叫姜茂,此人生性老实厚道,宰杀牲畜那是工作需要。对人,他可就不一样了。袁鑫自从嫁给他以后,生活真正地好了起来,在那吃肉凭票的日子里,屠夫出外宰猪的劳务费就是用猪下水支付。姜茂每次提着猪下水回来,都要亲自下厨,为妻子做好饭菜。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后,袁鑫一看到什么溜肝尖、火爆腰花之类的菜便直摇头。按说,袁鑫的日子过的不错,可是当她生下儿子后,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老实的姜茂一直不明白妻子为何不喜欢儿子,其实,妻子就连他也同样不喜欢。这在以后的日子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九十年代初期,袁鑫突然离家出走,苦苦等待她的丈夫和儿子直到两年后才见到了她。不过,这次团聚是为了永久的分别。姜茂记得当时妻子提出要和他离婚时,他委屈得像个小孩,他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一直那么深深地爱着她、宠着她,她却要和他离婚。不管姜茂是否想得通,婚还是离了。

袁鑫抛夫别子到了北京,至于怎么成了女强人、有了自己的公司那是后话。袁鑫现在躺在医院里,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总经理段效文。

段效文匆匆忙忙到医院看了一次袁鑫后就再也没有来医院,这让袁鑫更加疑心。虽然她控制了整个财务,段效文不可能有所作为,但她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个总经理兼情人的全面掌控。这次的车祸让她出了一身冷汗,即便警察判定没有人为造成车祸的证据,但她还是觉得段效文有谋害她的动机。她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女人的感官系统可能是她们判断事物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如果失去感官系统的灵敏那就不是女人了。

袁鑫让段效文当她的总经理除了看上他的管理才能外,还有他潇洒的外表和儒雅的风度。他虽然比袁鑫小了很多,可是两人接触不到一个月就上了床。袁鑫虽然年逾四十,可是身体

并没有衰老的迹象,她喜欢穿紧身衣,走到哪里都是曲线分明、春光四溢。她专门租了一套房子给段效文居住,把段效文感动得一塌糊涂,甘愿为其效犬马之劳。其实只有她自己才清楚,她从不把男人带到她自己的豪宅,因为她不放心任何一个男人。

袁鑫已经不记得曾经为多少个男人租过房子,但心理的防线始终坚如磐石。过去的伤痛是无法弥合的,男人在她眼里是永远的报复对象,她要把所有男人熬成药渣来医治她那滴血的伤口。她喜欢看男人在床上那呆板的机械运动,看着他们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丑态百出,她不许他们有片刻的停顿,她需要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高潮,她要看到貌似强大的男人瞬间坍塌如一团烂泥。男人不是喜欢占有女人吗?而且是那么地乐此不疲、引以为豪。而女人怎么想的他们知道吗?

袁鑫的内心深处深埋的耻辱是通过对男人的玩弄一点点挥发出来的,她的玩弄不仅是肉体,而是男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自尊。如果哪个男人在床上稍显疲态或跟不上她疯狂的节奏,那就会遭到她的羞辱和讥讽,让男人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只能被她扔来扔去。那个段效文和她同居还不到三个月,似乎就没有了激情,完全是在应付她。这一点袁鑫早就觉察到了,只不过段效文的管理才能还不错,她才对他另眼相看。也正是因为段效文的过人才能,袁鑫才把他看得更紧。公司曾经有一个女职员在段效文面前发嗲,正好被袁鑫看见,还没等那名女职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袁鑫就将她扫地出门。为此,袁鑫认为段效文怀恨在心,再加上他对工资待遇的极不满意,很有可能干出点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段效文的那点花花肠子她是看得清楚的,他想利用她的资金和关系自己单干,没那么容易。想起来这些都是能够预料得到的,可段效文如果想要害死她,那就太可怕了。

袁鑫躺在医院里,思绪早就飞到了公司。

三

徐久阳在丰台体育中心附近的一个小院里租了一间平房，虽然只有五六平方米而且家徒四壁，但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整个小院共有十多间这样的出租小平房，院子里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徐久阳住在最里面一间。院子里唯一的水龙头就在他的门口，一天到晚除了从不间断的洗涤声外，比较中听的就是那些女人的嬉笑和歌声。最为不便的就是上一趟厕所要走出院子到六七十米远的公共厕所。到了夜晚时，很少有人能走那么远，基本就是中途方便了。因此这条路上的草木也就异常茂盛，常常有纳凉者欣然进入，慌忙出来时都要愤然地呵斥：这些养狗的人就是没有素质，狗粪也不一道带走。

徐久阳除了对狗粪的事心知肚明，而且他在夜间的小解就是在门口的水龙头前解决的，最大的风险就是那些住着女人的房间门突然打开，他是怎么收也来不及的。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如今一切都要从最底层开始，那也就要适应一切突如其来的惶恐和羞怯。看来，这地方并不算差。

每一个清晨的到来，都要给徐久阳带来某种新的希望和幻想。一个想到过死而又重新选择活的人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激情。徐久阳坐在床上，再次看着那个钱夹，他从里面拿出了一张名片。袁鑫这个名字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他希望能从中找到某种机会。

几个月后，徐久阳并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想到了袁鑫的那张名片，也许可以碰碰运气。徐久阳来到了位于阜外大街的金色阳光广告公司，他在门口徘徊了半天，此时，他看见段效文从里面出来，便迎了上去。

“段经理！”徐久阳一声招呼，段效文站住了。

段效文见到徐久阳显得有点吃惊,他把徐久阳拉到一边。

“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混得还好吗?”段效文的精神有点不好,但还是对徐久阳表现出了关心。

“混得不好!”徐久阳实话实说,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段效文曾经和徐久阳在一家公司共过事,两人关系还不错。但此时的段效文显然也有某种为难,他看出徐久阳是在找工作,这要在前几天,他要安排一个人是没问题的。可现在如果再提他的名字,只会更倒霉。因为,他刚被袁鑫解雇了。

段效文给徐久阳指点了一下迷津,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后就走了。

金色阳光广告公司正在招聘广告业务员,负责招聘的人正是崔明瑶。徐久阳填完简历后就一直静静地坐在会议室等候面试。直到有人拎着盒饭在走道走来走去后,他才知道午饭的时间到了。他正要离开,一名女职员走进会议室。

“你是徐久阳吗?”尽管会议室里只剩下徐久阳,女职员还是这样问道。

徐久阳被带进了崔明瑶的办公室,崔明瑶正在看他的简历表。她放下简历观察了他大约不到两秒钟后问:

“请问徐先生,你为什么离开你原来的公司?”

徐久阳突然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伤痕,这张漂亮的脸和那天黑夜里惊恐的脸虽然有很大反差,他还是能肯定她就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不过,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如今这年头很少有人去报恩的,尽管你做了好事也很难被认可。他之所以要到这里来,就是要碰碰运气,希望得到命运中的某种昭示,某种奇迹般的机遇也许会在瞬间出现。

徐久阳的沉默让崔明瑶以为他是不愿回答她的问题,她没有那么多耐心去应付一个前来应聘而又不回答问题的人,既然这样那就让他走人。

“徐先生！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你可以走了！”崔明瑶说着便站了起来。

徐久阳显然还没有从懵懂中走出，不过，他听到了让他走人的话。不好听的话总是那么清晰入耳。他慢慢站起身时，崔明瑶已走到门口，似乎有催他快走的意思。他很不舒服，屁股还没坐热，这么快就叫他走人，被人瞧不起到这程度恐怕在应聘时常会遇到。

崔明瑶的目光紧紧盯着他，他走出公司好远了，却感觉这目光还跟着他。他回过头，果然，崔明瑶来到了他身后。

“徐先生！对不起！我还有话问你。”崔明瑶有些气喘，她是小跑而来的，在办公室的那种气势全没了。

徐久阳感觉机会来了，他实在是太需要一个工作了。可是此刻他又担心崔明瑶认出他，但他打定了主意，打死也不承认。

“你要——你要问什么？”徐久阳显得很紧张，总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崔明瑶试探性地问：“请问，你前几天去过京郊也就是门头沟一带吗？”

徐久阳摇摇头，目光却尽量逃避着她。“没去过，我去那里干嘛？”

“真没去过？”崔明瑶大有一问到底的意思。

徐久阳不想再回答，他知道她正在怀疑他。如果真被她认出，即使看在他救命恩人的份上不作追究，可在她的心中他永远也是一个无耻小人。

“你们不聘我就算了，还问这些干什么？”徐久阳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崔明瑶一直看着他走远，这个高大疲惫的身影与那天夜晚那个果敢阳刚的身影在她的心里不断重叠。

夜晚，徐久阳回到了丰台的小平房。一天下来，他跑了好几

家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出奇的一致:等通知。他吃了一张一元钱一张的大饼后便躺在了床上,他的脑子里还在产生着许多幻想。比如说段效文,他也许很快又会在哪家公司找到一个经理职位,凭他的才能应该是没问题的。他要是肯拉兄弟一把那就再好不过了!再比如,那个崔明瑶也许会良心发现给他一个机会。正当他想入非非时,隔壁突然打闹起来。不一会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声,紧接着是男人的骂声和重重的摔门声。徐久阳烦躁地打开房门,与此同时,隔壁好几间房也打开了门。只见那个叫阿黄的女人正哭哭啼啼地在水龙头前洗脸,她的眼角正在流血,半边脸上红肿着。也许是徐久阳的房间门打开后灯光照射的原因,阿黄的脸有些恐怖,她强睁着眼睛朝徐久阳看了一眼,本想怒吼几句的徐久阳被阿黄那惨不忍睹的脸震慑了,他赶紧又关上了门。

徐久阳刚关上门就听到隔壁几个女人正在议论着,那声音很大,你不听都不行。

“这是什么男人?靠女人养活还这么打女人!还不如养条狗呢!”

从几个女人同仇敌忾的声音中徐久阳知道了阿黄挨打的原因。阿黄其实还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像是近四十岁了,也没什么姿色,却拿出卖肉体维持生计。每天靠站街把客人拉到住处,有时在街边站了一天也没业务,可每天却要保证丈夫的吃喝。小院里还有两个女子也从事这个行当,她们都和阿黄一样要养家糊口,她们服务的对象基本上都是附近的民工和那些小餐馆的厨师及勤杂工。每次服务的价格也就三五十元,尽管如此,还往往碰到抽卵不认人的赖账者。因此她们挣的钱只够勉强维生。这还只能是在夹缝中生存不能被警察抓住。几个女人常常在一起苦中作乐时用得最多的文雅话语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咳!真要被抓去劳教了,青山也得被封了哪还有什么柴烧。

不幸的人总是在为自己的不幸找着借口，因此也就更加不幸。

每当听到这些女人的哭闹，徐久阳觉得和她们混为一团的确太屈辱。可是，真正想明白了又觉得自己其实还不如屈辱的她们，他甚至连面对屈辱的勇气都快丧失了，这也叫男人。

四

徐久阳无法形容自己接到崔明瑶电话后的喜悦，距离上次去金色阳光公司少说也两个星期了。他兴冲冲地赶到阜外大街，到万通服装市场挑了一件三十元的T恤衫当即穿上才去了金色阳光公司。

金色阳光广告公司招聘的几名业务员依次被叫进了袁鑫的办公室，这是最后一次筛选，只有入了袁鑫的法眼才能算数。徐久阳记不清自己是第几个被叫进去的，他确信是崔明瑶让她站在了这里，这女孩的感觉在帮他。

袁鑫的办公室很宽大，里面有许多青枝绿叶的盆景，墙上挂着苏绣和湘绣制作的图案。让人觉得比较有文化气息的是，还有许多书画作品。总之，那几面墙就没有空着的地方。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白色的线装地毯是那么地白净。每个进来的人不但要脱鞋，还得在脚上套上塑料袋。徐久阳从没见过白色地毯，他久久地站在那里。

“请坐吧！”一直在揉着眼睛的袁鑫终于发话了，她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前，一双眼睛总是不能去正面看一个人。

徐久阳以为袁鑫在思考问题，其实，她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你以为她没关注你，其实她正用另一种方式在考察你。

徐久阳刚坐在沙发上，袁鑫又问道：“除了做业务你还会做什么？”

“我是学经济管理的，还可以做管理和策划方面的工作。”徐久阳小心翼翼，就怕说错了话。

袁鑫不说话了，眼睛望到了墙上的一幅画。徐久阳也顺着看过去，他发现是一幅山水画，有点像她出车祸的地方，当然也更像他自杀的地方。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一幅画，也许是殊途同归，那个曾经经历生死的地方总能给两个在生死之间有过交道的人留下点什么暗示或感应。

“你可以走了！”袁鑫说道。

徐久阳的心一下就凉了，等了半天就等来这么一句话。他发现这个女人是个冷酷的女人，那故做出来的高贵让人恶心，当初真不应该救她。他恨不得把所有想得出来的脏话都送给她。

徐久阳走出金色阳光公司时，心情糟透了。本以为希望很大，却没想到自取其辱。他拿出一张袁鑫的金色名片，撕得粉碎后扔进了垃圾箱。

“徐先生！你等等！”

徐久阳回过头，只见崔明瑶追了过来。她生气地问：“你怎么走了？”

徐久阳疑惑地：“你们不是要我走吗？”

“谁让你走了？快回公司吧！”崔明瑶那口气好像把他当成公司的人了。

徐久阳知道机会终于来了，女人的话不要去申辩，就当是自己听错了。也真是，女人有时喜欢正话反说，这对男人绝对是个考验。果然，崔明瑶告诉他被聘用的消息，而且现在就要他回公司办手续。这种喜忧心情的跌宕转换完全是戏剧化的，只有袁鑫这样的女人才能导演，徐久阳觉得有点像被人连续抛向空中，体会到的全是刺激。袁鑫给他的是怪异和神秘，他还真希望从这个女人这里得到点发财的真经。

徐久阳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让他去

跑业务,而是让他搞文案和一些杂务。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开端,如果一开始就跑业务,一个月就三百元底薪,万一这个月没有业绩不就只能啃大饼了。现在安排他搞文案,那至少也得一千五以上。谢天谢地,总算有个饭碗了,以后的事再说吧。

徐久阳和崔明瑶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这让他有点赏心悦目。崔明瑶为他送来了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水杯,还有一盒包装精致的绿茶。

“谢谢!这东西很贵的。”徐久阳已经潦倒了好些年了,一看有些贵重的东西总会情不自禁。

“没事的,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嘛!”崔明瑶说着坐在了自己桌前。

徐久阳发现她有一种很朴实的美,她时不时关注的目光,似乎很想从他身上找到那个令她感动而又困惑的模糊身影和轮廓。但他现在还不能暴露,也并不在乎她怎么看,再说他现在也不相信有什么感情的成分,不相信会有人真正的去感恩。

徐久阳第一杯茶还刚泡上,崔明瑶就把一把车钥匙交给了他。司机被炒鱿鱼了,而有多年驾龄的徐久阳被派上了用场。他要临时担任司机,专门为袁鑫开车。他觉得这事有点突然,就连崔明瑶事先也不知道。他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显然有些忧郁。

一辆崭新的别克轿车成为了袁鑫的座驾,徐久阳也成了她的司机。崔明瑶每天都要把徐久阳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尽管她知道徐久阳难得在此坐上一会儿。

袁鑫急匆匆地出了办公室,崔明瑶从窗子里看见,徐久阳殷勤地为袁鑫开车门。别克车驶出好远了,崔明瑶还在哀叹,她不知道徐久阳是不是会成为袁鑫这么多前赴后继的男人中的一个。

此时的徐久阳正驾着车,袁鑫坐在副驾驶座上。她怒容满面,嘴唇都在发抖。徐久阳知道一定是又出了什么事,他不敢去